

盈川古县:

“山不让尘，川不辞盈”

徐起祥

古渡、码头、瀑布、初唐风情……点缀着风光旖旎的小村庄。

这里，流淌着衢州人的母亲河衢江；这里，自古便是水上货运集散中心；这里，与龙游小南海接壤；这里，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杨炯曾留下浓墨重彩一笔……这里，就是衢江区高家镇盈川村——历史上的盈川县。

▶ 盈川村。



“苍苍烟画千岩秀，泛泛花流一水长。”

史载：唐武则天如意元年（692），盈川始设县治。杨炯从洛阳千里迢迢来盈川，任首任县令。任职三年，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，致力改善吏治而对百姓宽和，很快，盈川便成为繁华兴盛之县。缘此，盈川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天然良港。任上第三年，因老天爷久旱无雨，杨炯为民祈雨而殉职，真乃苍天嫉妒英才！“千里赴任，初心为民”，是百姓对他的赞赏。

唐元和七年（812），盈川县撤销。县治虽仅存120余年，行政区划从县级降至乡级再降至村级。然，盈川之名一直沿用千年。百姓感念首任县令杨炯恩泽，建祠塑像，自发祭祀。每年农历六月初一，民间都要举行隆重的“杨炯出巡”仪式，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成为“非遗”。

衢江流至盈川，江面豁然开阔。远眺，因是清晨，江雾朦胧，对岸景物似见不见，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；良久，江雾升起、散去，恰是风景如画。近看，江边停着几条渔船，有条船上停立着几只鱼鹰，偶

尔“扑腾”几下，似乎在等待主人的命令；当然也少不了供游客游玩的游艇。

沿江宽敞整洁的游览道上，游客熙熙攘攘；靠村庄的这边，沿途拥有建于初唐的“明月满川”古码头、明末清初的“长亭古渡”和鬼斧神工注入现代元素的“悬梦瀑布”……美中不足的是，这条长约500米的游览人行道没设路名标识，姑且称它为“江滨路”吧。

步入杨炯纪念馆，一首杨盈川的《从军行》即跃入眼帘：“烽火照西京，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辞凤阙，铁骑绕龙城。雪暗凋旗画，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”这首五律表达了诗人投笔从戎、杀敌报国、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，真乃诗言志也！

2017年，盈川入选浙江省首批千年古村落，也是衢州市唯一的省级千年古村；“杨炯出巡”仪式，是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；2022年12月，盈川村成功创建省第二批未来乡村。无疑，大气的杨炯纪念馆，是盈川的标志性建筑。

1937年冬，原浙江省保安处修械厂（代号CAS）从杭州迁来此地。修械厂负责修理维护沿钱江战线撤换下来的枪械，经修理维护后重新送往前线杀敌。

一船又一船的破损枪械和零部件运来盈川，又一船一船修理好的枪械从盈川运往前线。1938年，修械厂改为军械厂，成了浙江抗战武器维修中心，不但维修枪械，还制作大刀。人手紧缺，厂里急需招人，招人时严格把关；因离战场较近，为防敌特破坏，四周严密封锁。厂里管理相当严格，工人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，吃住都在厂内；厂外有一个武装排的卫兵保卫，非厂人员根本不准靠近。

浙赣保卫战打响后，为防日机轰炸，厂部特增设了防空观察监视哨，每天日夜派人瞭望天空……其时，各方面都相当艰苦，但工人们齐心协力，同仇敌忾，提出口号：多修好一支枪，多杀一个鬼子，为死难同胞报仇！

历史不会忘记，也不应忘记。

三

盈川，山不让尘，川不辞盈。

面对衢江，“长亭古渡”叙说着500多年的历史；面对衢江，“明月满川”古码头倾诉着1300多年的沧桑；面对衢江……

千百年来，衢江作为钱塘江上游，称之为“黄金水道”。盈川首任县令杨炯，当年从洛阳千里迢迢来此赴任，就是乘水路在盈川古码头登岸的；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），孔子第48代世孙孔端友南渡来衢，所乘之舟溯江而上，舟过兰溪，未作停留，即由兰江而入衢江抵盈川，从盈川古码头上岸住进了驿站；南宋中期，童真诗人杨万里来盈川也是乘水路，见盈川丹崖峻峭，绿水青山，有感而发，即兴作诗《九月一日夜宿盈川市》；“驴友”鼻祖，明代著名地理学家、散文家徐霞客，也曾“到此一游”……历代名人墨客在盈川留下深深浅浅的足迹，舍舟登岸的古码头即是“明月满川”。

“两岸渔樵相灯火，满江风露更波声。”趣乡村约：“我在盈川古城等着你”……

配图均为资料图片



杨炯纪念馆。



盈川古码头。

色如渥丹，灿如云霞

——江郎山的色彩美

戴明桂

2026年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主会场又设在江山，这是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连续第十一次争取到的荣誉。

江郎山为典型的丹霞地貌。其“色如渥丹，灿如云霞”的红色岩峰，象征着红色的火炬、红色的旗帜，展示着兴旺、发达和希望。

那么，这象征红色的“丹霞”山脉是怎样提出来的呢？

战国伟大诗人屈原在《楚辞·远游》中说：“贵真人之休德兮，美往世之登仙……仍羽人于丹丘兮，留不死之旧乡。”尽管屈原对丹霞山岩未提出“丹霞”这一词，但已用“丹丘”来表示。也正因为古人喜欢、热爱丹丘，故先祖、先辈均认为“丹丘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，也是道士提炼仙丹的地方。后到东汉三国时期，曹丕在《芙蓉池作诗》中云“丹霞夹明月，华星出云间”。这是“丹霞”一词的最早出处。

从地质史上看，全国大大小小、形状不一的丹霞地貌的发育地有850多处。凡是丹霞地貌均发育在红色、紫红色、绛红色的砂岩、砾岩、砂砾岩之中，地貌色彩或嫣红、或绛红、或紫红、或橘红。江郎山属后老年期高位孤峰景观，其周围的丘陵、峰林的植被比较丰富，丹霞色彩并不那么鲜艳突出，但三爿石紫红色色彩却显得比较大气、醒目，展现出令人惊叹的“色如渥丹，灿如云霞”的美景。

花开半朵，最美；峰藏云雾，最妙。每当清晨品读江郎山色彩，常给人一种恍惚依稀、若明若暗、影影绰绰之感。如果在早晨，尤其是下过雨的早晨，气温较低，水蒸气浓重，常生成缥缈而柔软的白雾，弥漫笼罩在江郎山巅。当太阳升起、阳气上升时，原暗灰色的江郎山三爿石开始在白悠悠的雾中半露半藏。明代诗人祝鑑在一诗中云：“三峰矗矗插天表，日出宛若芙蓉青。有时作五色，千仞来凤翔。”清代诗人姜亨肇在《江郎远碧》中云：“三山壁立见奇峰，凝眺苍然黛色浓。仙驭不归应有意，千秋幻出翠芙蓉。”清代诗人尤侗也在一诗中云：“石者白为云，云者青为石，云石不可知，一片空濛色。”

在此早晨，江郎山虽难以展现清晰、鲜明、大气的丹霞之感，但给人们留下了一种朦胧美、飘渺美、莽苍美，仿佛是一幅水墨画，又如同一处烟雾缠绕、虚无飘渺的仙境。这是诗的美景、梦的幻境，令人陶醉和浮想联翩，难怪唐代诗人白居易会仰天感叹：“安得此身生羽翼，与君往来共烟霞。”

宋代诗人王禹偁曾诗云：“万壑有声含晚籁，数峰无语立斜阳。”每当晴空万里、夕阳西下时品读江郎山色彩，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江郎山正对西方，傍晚的千束明媚阳光投射到江郎山峰体，三爿石峰完全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，瑰丽如霞，色彩斑斓，熠熠发光，醒目大气。此时，三块石峰如同三个巨大的惊叹号，屹立在人们的面前，挺拔、大气。

仰望江郎山，攀登江郎山，不仅仅是欣赏江郎山的沟谷陡崖、山峦叠嶂，而是与灿如丹霞的江郎山真诚交融、亲密对话，是人们追寻物我两忘、天人合一的梦想。